

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，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，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，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

心理罪

Criminal Minds

暗河
◎作品



雷米◎作品

心理罪 暗河

Criminal Mind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理罪之暗河 / 雷米 著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1.2

ISBN 978-7-229-03661-4

I. ①心… II. ①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62238 号

心理罪之暗河

Xinlizui Zhi Anhe

雷米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陈红兵

特约编辑: 张慧哲 田 力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7 拾 3 号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20 字数: 290千

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序 圈套 /1

腰里的铁家伙硬硬的，他轻轻地把它拔出来，放在手里细细查看。保养良好的六四手枪在午后的阳光下泛出幽蓝的色泽。他卸下弹夹，逐一检查子弹后，又推弹上膛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觉得手心微微出汗。

第一章 绑架 /7

市局的会议室里，方木、肖望、王克勤、邓小森、徐桐围桌而坐。电视屏幕上是已经定格的一帧画面。裴岚痛苦不堪地躲避着摄像机的镜头，按住她肩膀的，是一双粗糙的大手。

第二章 抢劫者 /17

他把手伸进衣袋，再拿出来的时候，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的小小皮夹。

女人的呼吸因喜悦而变得粗重起来，随即，她就感到再也无法呼吸了。

那不是钱包，而是一张警官证。

第三章 夜行 /26

方木操起对讲机：“兄弟们，三分钟后开车进小区。”刚放下对讲机，年轻人就钻上车来，还没坐稳，就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我表演得到位么？”

第四章 本源 /38

这是国内一个著名网络论坛的页面，一个名为“影视明星裴岚遭强暴录像”的压缩文件正处在待上传的状态。屏幕的右下角是一个计时器，时间正由 2 分 39 秒开始逐渐归零。

第五章 再见，警察 /49

米楠忽然笑起来，“那时候，我有了一项特殊的本领：等那些男人出来之后，我发现跟我的猜测居然八九不离十，呵呵。”

第六章 动机 /56

“嗯。”老邢低下头，“当时刀子从那女人身上穿胸而过，短时间内没有流血倒也说得通，但是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发现——肯定有人清理了现场。”

第七章 局外人 /61

梁四海笑了一下，“多大了？”

女孩正嚅嗫着，金先生抢先答道：“十五岁，错不了的。”

梁四海慢慢地把目光移向金先生，“保证是雏儿？”

第八章 重逢 /70

梁四海规规矩矩地把车停在等候线以外。此刻的他看起来和那个坐在宽大老板台后面的梁总判若两人——一身工装，头戴棒球帽，宛若一个普普通通的货车司机。

第九章 谎言 /76

突然，屋角的图谱仪传来了吱吱的绘图声，方木循声望去，皮肤电曲线正呈现大幅度的上升。

老邢在说谎！

第十章 佛与地狱 /97

“8月7号……下了班，娜娜却没回来……手机也关机……”杨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“后半夜，有人敲门……没看到人，却看到一个大纸箱……”杨敏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号，仿佛眼前又出现了那可怕的一幕。“孩子……手脚都沒了……乳房都被割掉了……下身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……”

第十一章 录像带 /107

郑霖的语气软了下来：“只要我们相信这录像带是真的，不就行了么？”

“操！”局长一脚踹翻了身边的椅子，“你他妈疯了吧？这是伪造证据！徇私枉法！你也想像老邢那样进去啃窝头是吧？”

第十二章 百鑫浴宫 /114

老鬼干笑几声，表情却更加紧张。为了掩饰，他端起奶茶大口吸着，忽然，他被一口奶茶呛住了，紧接着就两眼圆睁，用手在喉咙上抓挠起来。

第十三章 比枪 /133

老秦最先反应过来，他的脸一沉，伸手去抓肖望手里的枪。“你小子想干吗？射击训练时枪口不能对人，你不知道规矩么？”

第十四章 陆家村 /142

崔寡妇也不再坚持，自己坐在一旁看用影碟机播放的《还珠格格》。方木看着那台45英寸的索尼液晶电视，不禁皱了皱眉头。

第十五章 盲鱼 /152

崔寡妇坐在堂屋里整理着送来的东西，大多是些吃食和日常用品。翻着翻着，崔寡妇拾出一个黑色的提包，上下端详着，一脸不解。

“这是个啥东西，这么沉？”

第十六章 缄默条约 /160

“啪！”这一下，陆海涛和方木的手机都四分五裂了，几个零件散落在一旁。陆海涛用手把破碎的手机拢在一起，一下又一下地拼命砸着，似乎越用力，活命的机会就越大。

第十七章 谢谢，警察 /184

几个年轻男子从楼梯上疾步而下，为首的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子，理着平头，左前臂纹着一条鱼。几个人冲到刚刚跌落的那个人身边，围着

他又踢又打，文身的男子边踢边骂：“死变态，踢死你……”

第十八章 逼供 /198

陆天长双眼放光，手指一一拂过那四支枪，嘴里啧啧有声。

“这才是好玩意儿。”他拿起一支枪，哗啦一声拉动套筒，取下弹夹，又插回去，然后按下复位卡笋，套筒复位。

第十九章 暗河 /207

陆大春脸色潮红，脚步虚浮，似乎喝多了酒。他把陆海燕拖到另一堆干净些的枯草上，一阵没头没脑的狂吻乱啃后，就开始上下其手。

陆海燕的表情麻木，一动不动地任他凌辱，似乎早已习惯。

第二十章 血战 /230

突然，他眼角的余光中出现了另一个身影，是那个老板交代务必除掉的人。看到对方平端着的水管，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嘲弄的笑。怎么，要打水仗么？

第二十一章 沉默的证人 /245

方木只看了几眼，浑身就颤抖起来。他弯下腰，头抵在柜台上，喉咙里挤出似吼非吼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气管里似的。

第二十二章 警殇 /252

“方木，别这样。”边平按住方木的手，“你别这样。”

方木一把甩开边平的手，几乎是在叫喊：“梁四海从境内诱拐未成年少女，然后……”

第二十三章 真相 /263

“不，那会有很多麻烦。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成为永远的失踪人口。”肖望的声音渐渐阴冷，“比如，把你熔在一块钢锭里，再沉入海底。”

第二十四章 设局 /275

还没等他考虑清楚，前方几米处忽然闪出一个人影，昏暗的月光下，那人头戴兜帽，两腿跨立，双手平端……

金永裕看清了他手里的枪，却来不及停下脚步，只觉得心底一片冰凉——这下完了。

第二十五章 以你之名 /287

“你……”梁四海被血堵住的咽喉艰难地发出一个音节。

“不是我，是他们。”方木用丁树成的枪指指自己胸口的警官证，持证人的照片上，邢至森的脸栩栩如生。

尾声 且听风吟 /303

他重新抬起头，在那排新警中间，一双熟悉的眼睛正回望着自己。

方木愣了半晌，忽然笑了。

“是你？”

序 圈套

他把车停在路边，看看右边这条狭窄的小巷，锁好车门下车。

小巷本来就不宽，又挤着十几家占道经营的摊贩。他一边费力地穿过那些廉价的手机链和毛绒公仔摊位，一边向两侧的店面张望着。终于，他在小巷中段一家名叫巴蜀烤鱼王的小店门口停下，仔细查看了招牌后，抬手推开了油渍斑斑的玻璃门。

现在是下午三点半，店里生意冷清。老板娘坐在柜台后昏昏欲睡。挂在门框上的电子感应器随着玻璃门的开启发出一声“欢迎光临”。老板娘精神起来，一边推醒在旁边打盹的女服务员，一边揉着眼睛招呼来客。

客人站在门口，扫视了一下空空荡荡的餐厅，说道：“我订了桌子。”

“哦。”老板娘翻看着手里的小本子，“邢先生对吧？”

客人微微颔首，算是答应。

“七号桌。”

女服务员引领客人来到桌前坐下，摊开菜单说：“先生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一会儿？”

“等一会儿再说。”客人的注意力似乎不在菜单上，而是上下打量着桌子上的一个圆形物件。

“本店的特色有巴蜀烤鱼、酸果白梨……”

“等一会儿再说。”客人的声音不高，却不容置喙，“先给我来一杯酸梅汁。”

女服务员撇撇嘴，收起菜单走了。

客人拿起桌子上的物件，那是一个推测星座运势的小玩具，粗劣的塑料外壳上印着十二个星座，每个星座下有一个投币口，投入一元硬币，就

会从下面的小孔里跳出一个纸卷，上面写着本月的运势、幸运数字、幸运颜色等等。

客人笑笑，自言自语：“这臭小子，还挺会玩。”说罢，他掏出一元硬币塞进狮子座的投币口，拉动摇杆。“嘍”的一声，一个小小的纸卷从小孔里跳了出来。

客人捏起纸卷，凑到眼前细细看着。纸卷被塞在一个细细的塑料管里，顶端塞着另一个更小的纸卷。客人把那卷小纸条挑出来，展开，上面是一行细小的字：城湾宾馆，624。

右下角有一个红色的十字，细细的，如果不仔细分辨，几乎会被忽视掉，他一下子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。

女服务员端着酸梅汁走回七号桌，客人却已不知去向。桌上留着十块钱和塑料管里那个没有打开的纸卷。女服务员嘟囔了一句“怪人”，把钞票放进托盘里，想了想，好奇地拿起那个纸卷，抽出，展开。

本月灾煞星动，大杀入命

城湾宾馆位于城郊，不是星级，投宿者甚少，在这个季节更是显得冷清。他把车开到这里的时候，距离见面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，就坐在车里抽了根烟。

后视镜下的小挂件随风摇摆，一个女孩的照片镶嵌其中，笑靥如花。

腰里的铁家伙硬硬的，他轻轻地把它拔出来，放在手里细细查看。保养良好的六四手枪在午后的阳光下泛出幽蓝的色泽。他卸下弹夹，逐一检查子弹后，又推弹上膛。做完这一切，他觉得手心微微出汗。

是紧张么？不，不要，你应该感到畅快才对。他这样对自己说，然后，起身下车。

进门，穿过大堂，上电梯，一切正常。越接近624房间，他的心情就越发放松。然而走到门前抬手欲敲时，他却发现房门虚掩着。太不小心了。他皱皱眉头，心想待会儿一定要狠狠批评这小子。

房间里没人，洗手间里却传来哗哗的水声。他愈发不满，伸手在洗手间的门上重重地拍了两下之后，坐在靠墙的一张床上，随手打开电视。

几个胖孩子在屏幕上冲一堆花花绿绿的乳酸饮料傻笑着。他的目光落

在电视上，却完全没看进去，脑子里是关于即将要做的这件事的细节：先确认对方的位置、人数……用枪还是不用……事后怎么解释动机？正当防卫或者……

他突然发现，竟有如此多的环节尚未确定——看来这件事也不是那么好做的。

哗哗的水声渐渐低下来，最后完全消失了。一条广告还没看完，洗手间的门就开了。

他板着脸抬眼望去，这一望，手里的遥控器啪嗒一声落在地上。

走出来的是一个女人，赤身裸体的女人。

他愣了两秒钟，接下来的反应却不是闭眼，而是起身拔枪。

因为他看见女人的脖子正被一条毛巾死死勒住，毛巾的另一端，紧紧攥在她身后的一个男人手里。男人矮身躲在女人的身后，既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到他另一只手上的动作。但是很明显，男人并不是他要等的人。

女人满脸是泪，脑袋后仰，上身极不协调地向前挺着，显然，她的背正被什么东西顶着。

“求你……”她哽咽着开口了，“……救我。”

女人的脸已经因为极度的恐惧和痛苦而变形，被男人看见裸体的羞耻让她想伸手掩住胸部和下体，后背传来的更加剧烈的刺痛感却让她不得不拼命向前挺胸，双手无力地上下遮挡着。

“放开她！”这意外的一幕让他乱了方寸，咔嚓一声扳下击锤，“你是谁？”

男人没有回答，只听见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。

“你放开她。”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小心地挪动着脚步，试图瞄准那个男人，“有事好商量。”

男人始终沉默。没有讨价还价，就无法得知他的意图。

“救我……”女人的脸已经被勒得发紫，刚吐出这两个字，眼睛却突然睁大了。她的喉咙里发出可怕的咯咯声，身体也剧烈地颤抖起来。

他看见一段闪亮的金属物体从女人的左乳下破皮而出。

几乎是同时，男人推开那女人，转身拉开门跑了。

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被捅穿的女人张开双手向自己蹒跚走来。女人已经

说不出话，满眼都是深深的绝望和祈求。刚迈出一步，她就一头栽倒在地。

这一刀捅得干净利索，女人甚至没有来得及流血。但是他清楚，女人的心脏已经被捅穿了。

来不及多思考，他咬咬牙，跨过女人还在痉挛的身体，提着枪追了出去。

杀人者并没有试图逃出宾馆，反而沿着楼梯一路向上飞奔。

他紧随其后。突如其来的大屠杀让他的大脑一片混乱。为什么会有个女人在房间里？持刀的男人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死她？无数个问号让他一时失去了思考和辨别的能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绝不能让凶手逃掉！

在每个转角，他都要举枪四下扫视，确认没有埋伏后才继续大步追赶。这本来应该逐渐拉开他和凶手之间的距离，然而凶手似乎也没有继续逃跑的想法。当他猛然意识到头顶急促的脚步声已经消失了的时候，抬头一望，看到凶手正气喘吁吁地站在上面的缓台上。

在那一瞬间，他可以肯定凶手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悲伤，然而，那神情很快就淹没在一心求死的决绝中。

紧接着，凶手张开双臂，完全暴露出胸腹，双手高举过头——用一种极其愚蠢的姿势，向他猛扑下来。

他只看到男人的手中寒光一闪，就本能地扣动了扳机。

子弹的巨大冲击力让凶手的身体在空中歪斜过来，没等扑到他面前，就扑通一声摔在地上。

他持枪上前，踢开男人手边的凶器，刚一出脚，却愣住了。

那不是什么凶器，只是一把普通的钢勺。

他急忙把目光转向仰躺在地上的凶手，后者的胸前正涌出大股鲜血，目光涣散，呼吸急促。

他心中暗叫不好，蹲下身子，把枪顶在凶手的下巴上，大声喝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谁让你这么做的？”

凶手糊满血沫的嘴角突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，费力地把眼球转过来，眼中竟满是嘲弄。

“你……完了。”

声音虽轻，他却听得清清楚楚。刹那间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是死死地盯着眼前这张濒死的脸。

楼上突然传来纷乱的脚步声，他急忙站起身来，警惕地盯着上方的楼梯。转眼间，几个人已经冲到了缓台上。在双方不约而同的大喝（不要动，放下枪！）和拉动套筒的声音中，为首的人诧异地问道：“邢局，是你么？”

“小宋？”辨清来者后，被叫做邢局的人放下枪，“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小宋一脸尴尬地示意同伴放下枪，“我们接到线报，十二楼有人聚众淫乱，所以……”

刚迈下几阶楼梯，小宋就看到了地上仰躺着的凶手。他立刻停下了脚步，疑惑不解地看看凶手，又看看邢局长。

“刚才那一枪是您开的？”

“对。”邢局长有些不耐烦，“他刚才在 624 号房杀了人。你带几个人过去封锁现场，然后通知局里马上来人。你，还有你，”他点点另外两个警察，“看看他还有没有救。”

小宋应了一声，掏出手机边按动号码边奔下楼去。留在现场的两个警察立刻俯身在凶手身上，一个翻眼皮，一个摸脉搏。几秒钟后，两个人直起身来，不约而同地摇摇头。

“给他做心肺复苏！”邢局长显然不死心，“能说话就行。”

接到命令，二人立刻蹲下身子忙碌起来。按压胸部，嘴对嘴呼气。忙活了几分钟后，凶手的身体始终瘫软着，一动不动。邢局长的脸色越来越阴沉。看到一个警察抹去嘴边的血沫，再次打算给凶手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邢局长把手一挥：“算了。”

他又扭着腰，盯着死者看了几秒钟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们在这里封锁现场，我去那边看看。”

刚走进六楼走廊，他就迎面遇到了正在打电话的小宋，看见邢局长，小宋立刻挂断了电话。

“怎么样？”邢局长惦记着 624 房里的女人，边问边走，却被小宋抬手拦住了。

“邢局，请交出你的配枪。”

“什么？”邢局长大为诧异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请交出你的配枪！”小宋把手按在腰间的枪柄上，“这是局里的决定！”

邢局长愣住了，回过神来时，发现已经有四个警察把自己团团围住。他想了想，忍住怒气，顺从地把枪拔出来，递了过去。几乎是同时，身后的一个人警察麻利地掏出手铐，咔嚓一声铐在了邢局长的一只手上。

钢铁的冰冷质感和勒痛让邢局长本能地有些抗拒，但是很快，另一只手也被铐住了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邢局长发火了，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小宋小心翼翼地把枪放进一个物证袋里，看看怒不可遏的老领导，想了想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刚才搜查了 624 房间。”

他顿了顿，“里面什么都没有。”

第一章 绑架

方木看着窗外广袤无垠的麦田，又点燃了一根烟。

他还是喜欢一个人独处，所以边平派他独自前往 S 市出差的时候，他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站在车厢连接处，感受初秋的风从车门的缝隙中呼啸着涌入，那种脑中空空的感觉，很舒服。

这种感觉让人慵懒，又有种似曾相识的伤感。方木看看车窗里的自己，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张脸在无忧无虑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模样。在经历了那些人、那些事之后，细嫩的地方变得粗粝，柔软的地方变得坚硬。随着岁月不断改变的，也许不仅仅是面容。

方木移开目光，轻轻地吐出一口烟。

悠闲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一个多小时后，列车在 S 市火车站停下了。

前来接站的是一个年轻人，方木看着他高举的写着“C 市方木”的纸牌，径直走到他面前。

“你好。”

年轻人有些诧异地看了方木一眼，又往他身后瞧瞧，似乎指望还会有什么其他人出现。

“你是……方警官？”

“嗯，你是市局的？”

年轻人脸上的诧异表情转眼就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他把纸牌夹在腋下，腾出一只手来跟方木握了握。

“肖望，刑警队的。”方木感觉到了那只手的力度，热情又不失分寸。

坐在肖望开来的桑塔纳轿车里，方木漫无目的地扫视着窗外的街景，

不时将目光停留在某个一闪而过的人脸上。那些人的生活与他无关，这让方木感到安全，也让他有足够的空间去揣测对方的一切。

从余光里，方木感到肖望正从后视镜里偷偷地观察自己。方木笑了笑，他很清楚肖望从见面开始就一直在怀疑他的犯罪心理专家的身份。不过无所谓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

“方哥，结婚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方木回过头来，“别叫我方哥，我不见得比你大呢。”

“哦，那你今年多大？”肖望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。

“二十八。”方木冲后视镜里的肖望笑笑，“你呢？”

“二十九。”肖望移开目光，“了不得了不得。没想到你这么年轻，前途无量啊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”方木有些脸红。

“呵呵，错不了的。”肖望大笑起来，“边处长亲自推荐的人，肯定是专家。”

二十分钟后，车停在一家宾馆门前。方木看看“绿洲宾馆”的牌子，心里有些奇怪。

“不去局里么？”

“不去。”肖望带着他走进宾馆大堂，边走边解释，“我们局里的招待所条件不好。你是专家，我们得搞好接待工作啊。”

方木想说没必要，可是一想既然来了，还是客随主便。于是他跟着肖望走进电梯，一路上升，最后走进 1212 号房。房里已经坐了几个人，见方木进来，都站了起来。

“这是省厅派来的犯罪心理专家方木。这位是我们副局长王克勤，这位是支队长邓小森，这是副支队长徐桐。”肖望为双方分别作了介绍。

这几个人，包括肖望都年长于方木，可是却对他异常客气。王副局长更是握着方木的手保证：“今后几天，我们几个就听你调遣了。”

方木不太习惯这种官场上的客套，只能频频点头称是。可是当王副局长粗声大嗓地让肖望去安排饭局的时候，方木不得不开口了。

“我不太饿，再说现在吃饭也太早了。”方木戴上眼镜，“先说说案子吧。”

提到案子，刚才还热情万分的几个人霎时安静下来。王副局长扫视了一下其他几个人，指指邓支队长，“小邓，你来讲讲吧。”

四日前，一名叫裴岚的二十六岁女子在本市离奇失踪。据报案人也就是裴岚的男朋友讲，当日二人在某餐厅吃晚饭，结账后，裴岚去了一次卫生间。等待了二十多分钟后，裴岚仍没有回来。男朋友觉得蹊跷，就让一名女服务员去卫生间查看，结果发现卫生间里空无一人。男朋友拨打了裴岚的手机，却发现手机被丢弃在卫生间的纸篓里。裴岚的男朋友立即报警。警方查验现场后，初步推断裴岚被暴力劫持了。第二天出现在裴岚家门口的一盒录像带证明了警方的推断，裴岚被绑架了。然而奇怪的是，绑匪并没有在录像带中提出勒索赎金的要求，而是在第三天晚上才通过手机通知裴岚的父母，勒索赎金二百万元。警方通过技术手段，确定绑匪是在某闹市区打出的电话，但持机者已不知所终。警方在电信部门的协助下，查明绑匪所用的手机卡系从个体经营者处购得，而此次通话为该号码的首次通话，估计也是最后一次通话。警方汇总了全部线索后，认为案件的突破口在两个点上：一是绑匪如何从酒店将被害人绑走；二是那盒录像带。尤其是后者。警方反复观看录像带，仍无法从中找出有价值的线索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向省公安厅求助。

方木听完案情介绍，半晌没有吭声，盯着屋角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开口问道：“被害人——是干什么的？”

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肖望开了口：“影视明星，演过不少戏——你不看电视剧吧？”他笑着补充了一句。

怪不得。绑架普通人家的子女顶多勒索个二三十万，绑匪开口就要二百万，想必被害人不是寻常百姓。

“打电话勒索的人，是男是女，声音有什么特征么？”

肖望刚要回答，衣袋里的手机就响了。接通后，只说了几句，他的脸色就变了。房间里一下子静下来，所有的人都盯着肖望和他手里的电话。几分钟后，肖望挂断了电话，转过身来，脸上的笑容很勉强。

“绑匪又打电话来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赎金提高到了四百万。”

气氛顿时变得凝重。四百万，不是小数目。而且按照这个速度提高下去，警方和被害人家属都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。每个人都沉默不语，空